

邓贤
作品

大国之魂

邓贤★著

中国第一支王牌远征军的英雄史诗

大国之魂

向所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并为反法西斯而战的人们：

活着的或死去的，

有名的或无名的，

士兵或者将军，

献上我的一方小小的墓碑。

也许你们将被历史遗忘，
但你们创造的业绩永存。

邓贤

大国之魂

邓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之魂 / 邓贤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438-6205-0

I. 大… II. 邓…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2920号

出版发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人民文学出版社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0mm × 230mm

字数: 320千字

印张: 20.5

印次: 2010年1月第1版

出版时间: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出版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胡如虹

特约编辑: 尹宝茹

装帧设计: 主语设计

ISBN 978-7-5438-6205-0

定价: 32.00元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4575

传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父亲是个兵

(代再版前言)

父亲是个兵。

准确说，父亲曾经是个兵，他不仅扛过枪，还去到过遥远的印度和缅甸战场打仗。但是自从父亲把我们子女带到这个远离战争纷扰的世界之后，我们知道他的身份和职业是个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父亲的学术地位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我们家庭成员在学校和街道社区里优越感十足，我们无不以父亲为荣。

但是有一天，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忽然走到尽头，五彩的童话世界像个肥皂泡那样破灭了。

1966年，一群戴红袖套意气风发的北京红卫兵闯入家中，他们宣布对我们刮起一场连根拔起的“红色风暴”即抄家隔离，抄家的罪名有若干条，其中之一就是我的知识分子父亲曾经参加反动军队，当过国民党兵（中国远征军）。随后父亲受到批判，关进单位的牛棚，交给群众监督劳动，我看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父亲熟悉的名字统统都被打了大黑叉，一串触目惊心的罪名像烧红的烙铁一样烫伤我的眼睛和心灵。

脆弱的优越感不堪一击，父亲高大的形象轰然倒塌，他在家庭中光环不再。有一天我去到单位食堂打饭，恰好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垂头弓腰地一下一下往炉膛里铲煤，刚满40岁的人仿佛一下子老去了许多，白发悄悄地爬上了两鬓，头顶落下许多灰蒙蒙的粉尘。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遭受惩罚和蒙受羞辱的工业科学家！我看见

他那颗曾经无比高傲和自尊的知识分子的头颅低垂着，像一面凋落的失败旗帜。父亲变成一个罪人，我们子女不仅因为父亲的历史污点饱受株连和抬不起头来，而且常常从内心里感到异常委屈和不满。就在我去到遥远的云南边疆插队当知青的七年漫长岁月里，常常在心里哀怨不已：父亲是个兵，上过战场，打过仗，可是您老为什么就不觉悟……投奔八路军新四军呢？

父亲始终没有向子女解释，他面对历史选择了缄口沉默。直到儿子许多年以后长大了才明白，其实沉默不是屈服，而是一座山脉。当一个人不得不选择沉默的时候，他就把自己融入了岩石的世界。高山大川有什么言语呢？但是谁又能说每一座雄奇的山体都没有庄严宣告什么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命运是一根无法改变的红丝线，因为你是父亲的儿子，所以你必须接受父亲的全部生命，包括苦难、羞辱和来自地狱的礼遇。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必须走向那个方向，这就是你的宿命。父亲把他的DNA基因密码牢牢嵌进儿子幼小而敏感的幼年心灵之中，上面镌刻着：父亲是个兵。我终将因为父亲的人生经历而与民族的大历史大时代紧紧相连。

父亲的历史问题终于在“文革”之后得以部分纠正，所谓“部分”，是指“污点”不算污点，当然也不算功劳，就算一段不红不黑的经历吧。这样不伦不类的尴尬结论在那个拨乱反正年代已经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虽然没有肯定，至少也没有否定，没有打入另册，因此我这个当知青的儿子得以在那一年的春天考进大学。父亲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现实，此时他老人家正在步入人生的夕阳晚照，相信任何个人的坎坷曲折同波澜壮阔的大时代相比都显得渺小苍白和微不足道。恢复工作的父亲一如既往地看上去像一个士兵，百废待兴的工厂就是战场，他无怨无悔地投身工作冲锋陷阵，好像要把胜利的旗帜插上最后一座高地。

父亲同那个时代造就的大多数旧式知识分子一样：视荣誉为生命，以个人服从社会，忍辱负重，精忠报国，任劳任怨，不计得失。抗战时期，父亲本来是个富家子弟，他有太多机会到国外留学深造或者明哲保身置身战场之外，但是他还是听从民族召唤义无反顾投笔从戎，把自己从学生变成一名普通士兵，与10万青年学子一道奔赴著名的中、印、缅战场，出生入死冲锋陷阵，决心以鲜血和生命报效祖国死而后已。

父亲走上战场那一年只有18岁，这段严酷的战场经历如同生命淬火

彻底改变了他的年轻人生，从此以后脱下军装的父亲无论求学还是科研始终都保持一种军人的坚毅姿态：迎着枪林弹雨，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不屈不挠，决不认输，永远保持向前冲锋的进攻姿态。至于个人委屈功过评说或者政治运动风风雨雨，那不过是些过眼烟云的东西，比起投身波澜壮阔拯救人类的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来简直不值一提！

父亲和他的战友凯旋而归，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扬眉吐气创造历史，从任何意义上说，没有抗战（二战）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作为一名铁马金戈的抗战军人，父亲的年轻生命是光荣而自豪的，他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没有临阵畏缩，没有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堆里，而是尽到了一个青年学生救国救亡的天职和责任。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兵，哪怕他的胸口没有勋章，没有抗战纪念章，甚至由此带来许多不公正的挫折磨难，但是他老人家在儿子心中始终是一座高耸的大山。事实上所有为拯救民族浴血奋战的军人都是不会被遗忘的，因为历史已经把功绩、褒奖、颂扬和荣誉铸成一枚巨大的军功章镌刻在他们的生命里程碑上。

今年初，亲爱的父亲猝然离世，离开他深爱的家庭与亲人，去与那些早已长眠在印缅战场的战友会合去了。我猜想他老人家一定是在睡梦中听见往日军营的集合号声，或者听见他的“谢尔曼式”坦克熟悉的履带碾压声，也许还有传令兵送来老长官史迪威将军来自天国的命令，于是撇下亲人匆匆而行，去追赶他的行进在缅北山道上铁流滚滚的战车连队。我还相信，自从学生时代的父亲第一次穿上军装，第一次站进士兵的队列里，第一次操纵庞然大物的坦克战车并向侵略军猛烈开火之后，在士兵辽阔无边的内心世界中就再也无法褪尽战场厮杀的硝烟，他就永远是一个光荣的兵——无限眷恋战场，并把信念刻在旗帜上。至此儿子终于明白，在那个救国救亡的生死岁月里，任何行动都比口号来得更加真诚和宝贵，只要你拿起钢枪，舍生忘死地投入与侵略者战斗的队列，你就是崇高、忠诚、正义和伟大力量的化身，你就是居功至伟的人民功臣，你就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楷模和最神圣的英雄！

时光荏苒，大半个世纪前那场惊天动地的抗日战争早已隐没在历史暗夜之中，从战场中走来的前辈们也大多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岁月的渐行渐远并不意味着历史就此消失。对儿子来说，父亲永远活在心中，父辈的旗帜穿越漫长的历史风雨，如今依然高高飘扬在民族精

神的制高点上，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接力和传承是一个古老民族得以延续的秘密，父亲的血液汹涌地流淌在儿子身体中，它一直指引儿子不畏艰险勇敢前行，高举生命火炬去照亮黑暗的历史隧道，遂有读者面前这本《大国之魂》，以及后来的《在同一面旗帜下——二战中国老兵回忆录》、《流浪金三角》、《黄河殇》和《帝国震撼》等等。

父亲安息！儿子永远怀念您！

邓贤

2009年秋 于成都青城山

引子 历史的坚果

1

公元1973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一批日本客人获准访问中国的边境城市昆明。客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一祭日本士兵的骸骨。这个请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据说全体日本客人当即失声痛哭。

1979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是凡事都有一个限度，开放的限度就定在昆明以西300多公里的大理市。这里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游客却个个愁眉不展。他们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莽莽苍山好像一道厚重的历史帷幔遮断了他们的视线。临行，日本人个个面西而立，长跪不起。

他们也是要到滇西祭奠亲友亡灵的。

我头次听说这件事，曾经长久地为日本人的执拗念头迷惑不解。我以为战争早已成为过去，而历史只不过是一缕轻烟；天空被阳光热烈照耀，大地到处有阳光、鲜花和绿草，那些日本人何以要执著地寻找失落的历史，何况是一页并不光彩并不荣耀的历史？

我回答不出。

准确说当时的我回答不出。我相信我现在的同胞大多数依然回答不出。

这便是后来不断促使我关注历史的一个原因。

2

1966年夏天，到处阳光迷乱，一群北京来的红卫兵气势汹汹闯进家门。

那年我13岁，家境优裕，心高气傲，常看不起弱小同学。我父亲是一名数学工程师，曾经师从于数学大师华罗庚，母亲是个受过高等教育、养尊处优的少奶奶。时代的风风雨雨虽然透过家庭的小巢给我幼小的心灵投下过几许阴影，但是风雨毕竟未曾掀翻过屋顶。

红卫兵个个目光如炬。经过天翻地覆的折腾，屋子里的东西都被宣布没收。为首一个女学生，穿一件洗白的旧军装，指着母亲鼻子喝道：

“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

母亲脸色煞白，跌坐在地。

从这天起，我们一家包括我3岁的小弟都成了大院和单位的过街老鼠。

清理阶级队伍，单位造反派把我父亲揪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天，邻家的孩子围住我，逼我念墙上的大字报。我抬起头，目光艰难地在墙上逡巡。我看见父亲的名字被打上了“×”，钉在墙上示众，一堆烙铁般的字块立刻灼痛了眼睛。

“……资产阶级……国民党远征军……残渣余孽……阶级异己分子……”

我龇开尖尖的牙齿，发疯地嗥叫一声，扑向那些幸灾乐祸的孩子。

从此我身上和心里的伤口再也难以愈合。

3

小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光荣的梦想，渴望成为庄则栋式的世界冠军。我在省市少年乒乓球赛中成绩显赫，1970年，我幸运地被选入少年乒乓集训队，登上通往理想之路的台阶。不料好景不长，过了几个月，军代表找我谈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明白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初中第二年，我决心同家庭决裂，主动申请到人烟稀少的云南边疆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在连队，我始终把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加入组织作为生活奋斗的最高目标。经过不懈努力，我终于获得一张宝贵的入团志愿书。

支书找我谈话。支书是复员兵，性情直爽，不喜欢拐弯抹角。

“你还有啥子问题对组织隐瞒了没有？”

我惶恐，背上出了汗。

“龟儿子，不要背思想包袱嘛！……你那个背时老子，你晓不晓得，他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

“那个……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绝望地问。

支书吃惊地瞪大眼睛。

“格老子！你娃儿连这个都弄不懂吗？……远征军就是国民党嘛！反动派，反革命……”

轰地一响，我的世界崩溃了。

我的父母始终对我缄口不言。父母的沉默使我相信他们确实对我隐瞒了什么，他们是有罪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有罪，他们还将罪恶遗传给了子女。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倍感绝望和孤独。

4

公元1972年，我从边疆到滇西办事，途遇塌方，阻于松山。无意中发现山坡上有国民党时期纪念碑一座。那是座坍塌的石碑，残破不堪，字迹多已无从辨认，岁月的尘埃正在悄悄淹没它。

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松山乃滇西抗战主战场之一，曾有十几万中日大军在此激战。日本守军全部战死，国民党远征军伤亡逾万，血流成河。石碑即当地民众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立。

我震惊不已。

远征军同日本人作战，血流成河？！……国民党也抗日？！……远征军……父亲……远征军……

……

过了许久，当我从恍惚中惊醒，班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走，山林一片寂静。夕阳西下，偌大一座松山，只剩下一个失魂落魄的我和那堆寂寞的断碣残碑。

我在山上果然找到许多触目惊心的战争痕迹：摧毁的工事，烧塌的地堡，弹洞累累的石壁和嵌在树干上的锋利的炮弹皮。我还拾到一柄折断的日本刺刀和一把铜锈斑斑的子弹壳。这些历史物证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它们使我疲惫不堪。

是夜，我独宿山林。天上下起小雨，山谷里传来阵阵狼嚎，我守护着那堆断碣残碑，如同守护一个失落已久的历史旧梦。长夜漫漫，天地混沌，巨大的孤独伴随潮水般的黑暗袭击我，将我那颗绝望的心卷入无底的深渊。

后来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乒乓队，还入了团，我的父母笑容满面来向我祝贺。不料人们又开起批判会，我看见父亲悲哀的脸和母亲那双惊恐的大眼睛……突然吓醒，浑身火烧火燎地痛，巴掌一扇，竟拍死蚂蟥蚊虫无数。

我以为自己早已同家庭划清界限，已经不再痛苦，但是此时此刻我才省悟：原来我对家庭对父母的感情是如此强烈，丝毫未曾死灭。我爱他们远甚于爱自己。

东方欲晓，云破天青，山林万籁俱寂。我从黑暗中站起来，浑身血渍，肝肠欲碎。我突然仰天长啸，目眦皆裂。一刹那，天地间回响着一头无家可归的狼崽子凄厉的咆哮。

这天早晨，我在一个近于疯狂的念头驱使下离开松山，走下公路，踏着冉冉升起的朝霞和遍地冰凉的露珠，带着满身创伤一瘸一拐地朝旷野走去。

从此，一个叫邓贤的知青从连队里失踪了整整一年。

5

十几年后，当我提起笔来重新审视自己这段并不辉煌的历史，我发现自己其实从未真正陷入悲观和绝望。尽管有时很痛苦，也尽管心灵时常都在滴血在呼号，但是我始终在躁动，在反抗，在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哪怕路上遍布荆棘和燃烧着毒蛇般的炼狱之火。

我的父母，我的家族乃至整个民族又何尝不在苦苦寻找着什么呢？

这便是促使我走上写作之路的一个必然契机。

这也是促使我写作此书的一个历史原因。



目录

CONTENTS

父亲是个兵·····	1
引子 历史的坚果·····	1

第一部 缅甸之战

第一章 缅甸风云·····	001
第二章 仰光陷落·····	014
第三章 金戈铁马·····	020
第四章 会战曼德勒·····	033

第二部 兵败野人山

第五章 大崩溃·····	049
第六章 上帝的声音·····	067
第七章 孤旅·····	079

第三部 无字碑

第八章 “驼峰”航线·····	100
第九章 迷雾人生·····	130
第十章 走出兰姆伽·····	143

第四部 太阳浴血

第十一章 观望与反攻·····	158
第十二章 松山大血战·····	169
第十三章 随军慰安妇·····	200
第十四章 焦土抗战·····	212

第五部 魂归何处

第十五章 攻克密支那·····232

第十六章 功过千秋·····274

第十七章 国殇之魂·····290

尾声 天祭·····307

后记 历史不会忘记·····309

第一部 缅甸之战

第一章 缅甸风云

1

公元1941年，世界战局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

6月，德军入侵前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此后3个月，德军长驱直入。具有战略意义的莫斯科保卫战拉开帷幕。

10月，日本近卫内阁集体总辞职。东条军人内阁上台。

11月，日本天皇在东京两次发布战争命令。日本战争机器全部开动。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一天，日本飞机全面袭击西方盟国在南太平洋上的所有军事基地。仅仅一周，盟军损失1000架作战飞机和120艘舰船，丧失战争主动权。

伦敦。首相官邸。

“爵士，这难道能算作坏消息吗？”大胖子丘吉尔从扶手椅上弹起来，激动地朝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嚷道，“嗨！日本人干了件什么蠢事——你想想看，往美国牛仔屁股上捅一刀，这会有什么结果?! 不管怎么说，我们不会单独作战了。”

8日，英国对日宣战。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当苏军作战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中将匆匆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向最高统帅报告时，早已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的斯大林同志正在掩蔽部地下室昏昏欲睡。由于德军“闪电战”进展神速，前苏联政府已经发布命令，随时准备放弃首都撤退到外高加索或者更遥远的西伯利亚去。

“什么?! 你再给我念一遍!” 斯大林忽然两眼放光，好像睡醒的狮子一样亢奋起来，“好极了，真是好极了! 听听，这群黄脸猴子干得真不赖。”他满意地搓着手，急速地走来走去，然后命令：“发电报给远东军区司令员，要他马上到莫斯科来见我。”

半个月后，前苏联最高统帅部秘密从远东军区抽调三分之二的兵力，包括30个步兵师，900辆坦克和全部作战飞机投入莫斯科前线。远东方面只留下部分边防军与日本关东军对峙。

12月17日，英国首相特使、外交大臣艾登飞抵莫斯科，敦促前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这一要求遭到斯大林愤怒拒绝。

此后，英美首脑多次敦促前苏联对日宣战，均遭拒绝。

《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一直被保持到1945年4月6日，日本即将战败时，才被前苏联政府宣布单方面废除。前苏联是二次大战期间唯一一个对日本采取中立立场和保持外交关系的同盟国国家。

对英美盟国来说，太平洋战争初期无疑意味着一段充满灾难、耻辱和不堪回首的日子。盟军到处惨遭败绩，狼狈不堪；日本人频频得手，取得一连串震惊西方世界的奇迹般的胜利。

战争头一周，日军占领泰国全境，迫使銮披汶政府签订城下之盟。

12月10日，日军同时在菲律宾和哥打巴鲁登陆。

12日，日军强渡柔佛海峡，进攻马来半岛和新加坡。

25日，香港沦陷，港督马克·扬爵士宣布投降。

此后一个月，马尼拉、吉隆坡和新加坡相继失陷。7万美菲守军放下武器，8万新加坡英军向3万日本入侵者挂出白旗。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仓皇出逃澳大利亚。日军乘胜南下，攻占爪哇、南苏门答腊和巴厘巴板。

纵观1941年及其后的亚洲战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这场战争区分为两个互相关联的局部：一个是亚洲东部幅员宽广的中国大陆(中国战场)，另一个是南太平洋沿岸疆域辽阔的东南亚诸国(太平洋战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动用总兵力不到20个师团，约50余万人；而在中国大陆，日军常年保持

的兵力高达50至70个师团，总数超过百万人。由于中国战场旷日持久地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半数以上兵力，并且无休无止地消耗日本国内的战争资源，因此历届日本内阁都把中国抗日政府的存在视为心腹大患，千方百计试图予以摧垮。

仅“珍珠港事件”爆发的1941年，侵华日军就先后发动豫南战役、赣鄂会战、中条山大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累计出动兵力达70万人。国民党各战区进行顽强抵抗，英勇反击，虽有较大伤亡和失地，但是基本上挡住了敌人的正面攻势。

与此同时，敌人还出动近10万日伪军对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是年底粉碎敌人扫荡。

12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东京电台多次发表对华谈话，敦促重庆政府“停火”，“媾和”。均遭严词拒绝。

月底，日军为了配合太平洋作战，发动第三次更大规模的长沙会战。大战历时一月，以日军败退告终。

就国内形势而论，日军虽然侵占大半个中国，但是中国抗日军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加上美英苏等西方盟国源源不断的经济和物资援助，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占有较大优势，却始终无法达到速战速决和一举摧垮重庆政府的战略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英美盟军在东南亚的节节败退不仅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而且把中国政府的大后方通通暴露给日本人。

1941年6月，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越南)，滇越铁路被切断。

同月，随着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象征性的援华运输遂告中止。

12月，香港陷落。香港通往内地的物资补给线被切断。

是月，侵泰日军前出泰缅边境，对缅甸虎视眈眈……

由于日军连续切断滇越铁路和香港补给线，西方援华物资便只能抵达仰光，然后经过唯一一条滇缅公路辗转运到昆明。由于路途漫长诸多困难，因此到次年1月，援华物资运输总量便从上月的35000吨剧减到不足6000吨。

1月中旬，日军攻入长沙，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压制敌人炮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第九战区长官部电告重庆，军令部回答：炮弹尚在仰光待运。

同月，从汉阳迁至重庆的兵工厂因缺少钢材和原料，被迫停工。国民党政府仅有的十余架运输机亦因油料缺乏而停飞。

作战物资匮乏的危机同样影响到敌后战场。延安总部曾电告重庆，沂蒙山根据地遭到敌人“铁壁合围”，急需军火、粮食及被服支援。重庆方面答：因外援受阻，正面战场亦无法保障供给。今后各抗日根据地须设法就地筹措物资。

文史资料载：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各种战略和民用物资：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100%，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的90%，都须仰赖从西方进口。香港沦陷的当月，各地市场物价指数分别上涨了数倍乃至数十倍。黑市猖獗，人心惶惶。重庆物资最紧张的时候，一两黄金只能换到一公斤白糖。如果日军进一步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中国国内的各种战略物资储存最多只够维持3个月。难怪当时重庆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也不得不惊呼：

……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困守孤城，坐以待毙……（《中国国民党大事记》）

美国白宫。

罗斯福读完一份来自重庆的官方备忘录，对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说：“你替我记下来，孩子。我早就说过，要打败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抓住中国人不放。”总统滔滔不绝地发挥自己的思路：“……如果中国因孤立而屈服，你知道这将意味着发生什么？这意味着日本人不仅可以从中国腾出100万到150万军队，而且还会再武装起500万到800万中国人来。这些黄种人的大军会像蝗虫，不，像狮子一样扑向白种人的澳洲，扑向印度和俄国，占领埃及，然后和德国人在中东会师。那时候美国人还能指望干些什么呢？噢，上帝才知道。”

这段著名的谈话被载入美国权威性历史著作《二次大战白宫实录》一书中。

两天后，美国总统的亲笔信件被送到英国首相手中。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亚洲一片黑暗的那段日子里，他（指罗斯福）却要我为中国人看守缅甸，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建议比美国人的胡思乱想更令人